

断裂带

安昌河

作品

时间

愈合了山川，

拿什么来愈合
我们
灵魂的断裂？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断裂带

断裂带

安昌河

作品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断裂带/安昌河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8. 5

ISBN 978-7-220-10726-9

I. ①断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2241 号

DUAN LIE DAI

断 裂 带

安昌河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内文设计
责任印制

张春晓
张 科
张 妮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兴怡包装装潢有限公司
160mm×230mm
25.75
400 千
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726-9
4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谨以此书，
献给“5·12”大地震中罹难的我的亲戚、同学、朋友和乡亲



断

裂

带

自从足月，杨素华就待在家里等着破羊水，时不时地伸手在裤裆里探探。安富贵瞧见了，就问，“破了吗？”杨素华摇摇头。“咋个还不破呢？”安富贵受够了，村里人也笑够了，杨素华也从此多了个外号，“杨破了”。

这是杨素华的头胎，结婚好几年了，终于怀上了。起先当然是高兴，慢慢就恐惧了。才听了五道河大队难产死去个女人，又说温泉大队有个女人怀胎十月，生下个连体，把接生婆都吓晕了。事远，没亲眼得见，不足信。可就近看，叫人怕的例子也不少啊，苏队长的豁女子，一说话就得捂着嘴，要不就田埂垮了一样满嘴口水没遮拦，还有就是李贵珍养的耙子，住一个院子里，眼上眼下可都绕不开啊……这些残疾病，哪一个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？

杨素华归结出了个答案。这生娃娃啊，等于是跟天老爷耍剪刀石头布，鬼晓得它撒手给你个啥东西呀。安富贵劝杨素华，说你担心个屁啊，瓜熟蒂落，咱们一辈子光明磊落，除了偷生产队几个苞谷，啥坏事也没干，天老爷再咋个耍，也不会闭着眼睛瞎出牌啊。

转眼就十一个月了。

安富贵早没心思上工了，两耳朵支棱着，时刻听着家里的动静。有几回听走耳了，不光听见杨素华的呻唤，还听到了奶娃儿啼哭，匆匆忙忙回去，杨素华搂着个大肚皮正坐门槛上黯然垂泪呢。

这天安富贵跟几个人起露天茅坑里的粪渣，正满腹心事想东想西呢，突然见王秉政风风火火走过来，一跺脚，“安富贵，你龟儿子还起啥子茅坑哦，快点，你老婆下头破水了！”

安富贵爬出茅坑就往家里跑去。

王秉政看着安富贵慌慌张张的背影，捂着嘴偷笑起来。大家也跟着笑起来。

秦丰泰赶牛路过，知道他们又在耍弄安富贵，啐了王秉政一口，“这种舌根你也嚼，就不怕进拔舌地狱？”急急忙忙拴了牛，跟在后面边跑边吆喝，“安富贵，这些龟儿子耍弄你呢！”

眼看一个月又过去了，和上个月比，杨素华的肚皮只大了一点儿，但她和安富贵的焦虑苦闷却足足多了十好几倍——

“十二个月？没搞错？”

大队卫生站的医生表示怀疑。

“肯定没搞错，咋个会错呢？”安富贵赌咒发誓。

有人传言杨素华怀了个怪物。杨素华更是日日生活在恐惧中，害怕生又害怕不生。生，万一真是个脑壳长角的怪物呢？不生，这样下去啥时候是个煞搁呢？

见安富贵一旁吃闷烟，杨素华忍无可忍地抓了鞋子丢过去，哭骂道，“死人，你只管整胀，就不管弄瘪？”

“总有办法的嘛！”安富贵踮起脚来，用大脚趾头摁住地上一只兜圈子的黑蚂蚁，弯腰捉起来，放在一只肥大的死虫子跟前，一跺脚，去找秦丰泰拿主意。

秦丰泰和安富贵同一个生产队，两家中间隔一个山包和一个烂田坝。

秦丰泰比安富贵大不了几岁，但是经见广，伐过木，跑过船，还认得不少字。他虽然觉得这个问题不可小瞧了，但也拿不出啥主意来。

“那咋个办呢？未必然我真是上辈子作了啥孽？”安富贵摊着双手，扯着哭腔，两眼泪汪汪地苦笑说，“难不成天老爷故意整我冤枉？老天爷，不管剪刀、石头，还是布，你就给我出一手嘛！”

“你不要动不动就怪老天爷，老天爷怪罪不得的。”说这话的是秦丰泰的老婆冯兰芳，她已经是三个娃娃的母亲了，现今肚里又揣着一个呢。

“我咋个能不急呢，你看你，怀得比我老婆晚，估计你生了，她也未必生得出来。”安富贵痛苦地浑身抓挠，“你们不晓得，我都快被她那个大肚皮逼疯了。前天晚上，我梦见肚皮里钻出个头上长角一身鳞甲的怪物来，吓得我一身冷汗至今还没干呢。”

“去找我妈，她老人家可能帮得上忙。”

冯兰芳是北县人，娘家大风垭。冯兰芳的外公是羌王，统管十八个寨子。冯兰芳的妈最开始嫁了北县有名的山大王魏铤子，后来魏铤子被解放军乱枪

打死，就改嫁到大风垭。冯兰芳是她改嫁后生的，么女儿。俗话说大儿大女扯断筋，么儿么女命肝心。冯兰芳出嫁的时候，她妈给她陪了一拖拉机的嫁妆。

“她咋个帮我？”

当年娶她的时候安富贵是伴郎，接亲那天安富贵拜见过冯兰芳的妈，一个和善的老太婆，看起来跟别的婆婆大娘没啥不一样，头上缠着黑帕子，瘦小精干。唯一不同的就是她手上的黄铜烟袋，齐眉高。

“我也不知道她咋个帮你，只是我很小就晓得，我们大风垭上下垭口三个寨子八九百号人，大到家人重病，小到牛羊丢了，都去找她。”冯兰芳说，因为她妈跟她外公学过本事，外人都知道她外公是羌王，不知道他还是个释比。

安富贵一听心欢喜。当晚上就去队长那里给自己和秦丰泰请了假，又去大队开了证明条子，鸡刚啼叫一遍两个就出了发。到了土镇，供销社刚好开门。安富贵买了两斤叶子烟，一斤白糖和一瓶丰收酒。随后又听秦丰泰的建议买了一包大前门。因为没有客车，只有顺路车。秦丰泰说，要搭顺路车，就得靠大前门。

顺路去北县的车少，终于碰上了一辆送粮食的货车，但是人家又要三盒大前门。安富贵咬咬牙，把那瓶丰收酒给了司机。

快傍晚了，车子才到北县城关。两人在场口下了车，钻进了一片小树林。等到出来，一人手上拎了一袋花生米，足有二十多斤。那二十多斤花生米是哪来的呢？原来货车运送的就是花生米。安富贵和秦丰泰在车厢里躺着的时候，一刻也没闲着，不停地吃花生。然后把花生塞满裤裆。

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进旅社，一夜无眠，因为肚子里的花生在膨胀，发酵，出油，这让他们又痛苦，又幸福。

第二天他们用两斤花生米坐上了一辆去高坪拉木头的车。到了高坪，除了五斤花生米给冯兰芳的妈当见面礼外，其余的全部卖掉，一人分到了一笔钱。

赶到大风垭，已经鸡叫三遍。

自从娶了冯兰芳回家，秦丰泰这还是第一次上山。老人家还是那么瘦小精干，头缠黑帕子，手拿长烟袋。对于安富贵送给她的叶子烟，很是喜欢，当下就卷了长长的一棒，呼哧呼哧地吞云吐雾，熏得一帮看热闹的娃娃不敢靠近。老人家呵呵直乐，一边抹泪水一边问她幺女儿如何。得知自己已经是三个娃娃的外婆了，老人家笑出了声，咯咯的像欢喜的鸽子。

“老大是个男娃，叫大惠，老二是个女娃，叫二惠，老三是个男娃，叫三惠。肚子里还有一个，不晓得是男是女。”秦丰泰炫耀功绩一般，满面春风。

“是哪个惠呢？是开会的会还是李慧娘的慧呢？”老人家问。

“是恩惠的惠。我查书了，是个好字。”秦丰泰答道。

“既然是好字，就不要轻易舍了，接着用。不管老四是男是女，还是叫惠，叫四惠。”老人家要秦丰泰挨个说说娃娃们的生辰八字，她要看看他们的衣禄命数如何。

“还是先给他看看。”秦丰泰指着一旁愁眉苦脸的安富贵，“他老婆怀胎十二月了，还不往下掉。”

老人家磕掉烟灰，叫人舀了碗水过来，让安富贵说了他和老婆杨素华的生辰八字。老人家一只手端水碗，一只手在碗口上画着圈儿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好一阵子。放下水碗，她告诉了安富贵两个字：“都好。”

安富贵以为她还会说些啥，或者给点灵丹妙药，不想她又卷起了烟卷。

“都好？咋个会都好呢？怀了快一年了，我都要快急死了。老外婆呢，劳烦你给拿个主意想个法子呗，你看我跑这么远……”安富贵央求道。

“你这人，我说了都好的嘛。”就像故意逗安富贵，老人家打了个哈哈，不

慌不忙地点燃烟卷，慢吞吞地吃着烟，过了许久，才说道，“古时候有个叫秦始皇的，这个人可了不得。你晓得他娘怀了他多久？就是十二个月。你还要我说啥呢？我说了，都好！”

“你就放心嘛，她说了都好，肯定都好。”秦丰泰递给安富贵一个烧洋芋。

安富贵心头一块石头基本上落了地。他搁下热气腾腾的洋芋，摸出五块钱来，塞给老人家说这是折的糖果钱，求乞她给这个赖在娘肚子里不肯下地的娃娃起个名。

“照我们羌家人的说法，娃娃没下地就不能起名字。没结婚之前，都得叫小名。你是下山人，到了我这里，也得守我这里的规矩。看你大老远地跑来，我就给你说说这个娃娃的衣禄命数吧。娃娃没出娘胎，生辰八字都还没一撇，论理是看不准的。不过从你跟你女人的命相上来说，你们的这个娃娃肯定不像你，不拿锄头不挑粪桶，不会是个劳碌命。”

安富贵还不甘心，又说起曾经做的那个怪梦来。

“那是个好梦。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个好梦，好梦就像林子里的花麂子，不是啥人都可以碰见的。”

“咋个会是好梦呢？把我吓得好几晚都不敢闭眼。”

“头上长角身上长鳞，会是啥东西？你自己想嘛。梦就像镜子，照今生来世，话说得太明白，就等于把镜子打破了。你啥也别问了，吃多味不美，话多不值钱。”老人家拍拍板凳，让秦丰泰坐到她身边来，她要跟他好好说说几个外孙的事。

3

回程他们搭了辆拉原木的车，坐在高高的木头顶上摇摇晃晃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甩下来，但总比走路强。两个好朋友用葛藤将腰身拴在木头上，手紧紧

地抓住绑扎原木的铁索，在巨大的颠簸和轰鸣声中，开始了热烈交谈。

先是谈安富贵做的那个梦。安富贵问秦丰泰啥东西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片。秦丰泰当然知道，说一种是龙，还有一种是麒麟，龙是神兽，麒麟是瑞兽。由此秦丰泰推断，那个不肯下地的娃儿将来肯定不简单，没准跟秦始皇一样呢，就算当不了真龙天子，再差也是封侯拜爵。

安富贵大喜，要和秦丰泰指腹为婚。

秦丰泰也很高兴，说万一都是儿子或者女儿呢？安富贵说就先打干亲家，我们两个亲如兄弟，也要让后代亲如一家。

当秦村人们再次看见安富贵的时候，都觉得奇怪，这人咋个变了个样呢？往日弓着的脊梁而今挺得笔直，走起路来步子大大的，带风还带声。别人问他老婆肚子的事，他也满脸含笑，笑而不语，像隐藏了多少喜事儿。而且他老婆杨素华也出门来了，搂着个大肚子像搂了个钱罐子，四处走动，耀武扬威。

之前那大肚子里像塞满了丑事，现在倒像装满了骄傲。很快大家就知道了底细，原来是怀了个“龙”胎呢。

几天过后，杨素华盼望已久的阵痛终于到来了。

请接生婆，准备娃娃衣裳，烧开水……

秦丰泰和冯兰芳两口子也过来帮忙。杨素华在里屋大喊大叫，杀猪一般，听得秦丰泰一颗心悬吊吊的。

安富贵蹴在院子里的磨刀石上吃烟，面色苍白，一支接一支，拿烟的手哆嗦，嘴唇也哆嗦。“咋会疼得这么厉害呢？”他问。

“怀了十二个月呢，那得多大个娃娃啊。你牙缝里塞根韭菜丝都不舒服，何况是那么大……”秦丰泰见安富贵满额头虚汗，不敢往下说了。

个把小时后，一声嘹亮的啼哭传来，安富贵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，叫了声“天老爷”。

杨素华生了个男娃，整八斤。生产完当晚，杨素华就开了胃口，吃了一只鸡母，半夜又垫了三个荷包蛋一碗面条。第二天早上开始下的奶。娃儿吮吸很带劲，眼珠子睁得大大的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间。

杨素华抱着娃娃这里摸摸，那里捏捏，惊奇地发现了耳朵背后的小肉丁。安富贵说那是拴马桩，“拴马桩拴马桩，官运要亨通”。

杨素华心头说不出的高兴。

安富贵掰着指头算算，差五天就足年了，此时想来，多少还有点遗憾。

为给娃娃起名字，安富贵把秦丰泰请到家里，两人合计来合计去，决定起个“文”字。因为山上老外婆说了，这个娃娃不会像他们是个劳碌命，既然不拿锄头不挑粪桶，就肯定拿笔杆子呗。

“安文，安文……”杨素华叫了几声，娃娃丢掉奶头，瞪着圆乎乎的大眼看着她，杨素华嘿嘿笑起来，“晓得这是他的名字呢，我一喊他，他就看着我。”

安富贵说能有今天，全依仗了秦丰泰老哥。秦丰泰赶紧客气，说一切都是他的功劳。

“我是个急性子，我等不到你的四惠出来了，我想和你先把亲家打下来！”

“咋个打？”

“我想先把安文拜寄给你，你识文断字，见多识广，儿女满堂，衣禄命数肯定是秦村最好的，哪里去找这样十全十美的干爹？你先应下来当个干爹，等娃娃大了，定亲了，你再升级当亲耶！”安富贵倒了两杯酒，端起一杯送到秦丰泰手里，“来，咱们两个亲家先干一杯，娃娃满百天再摆礼节。”

安文满百天，安富贵摆了三桌结亲酒，三斤半猪肉一桌。

开席前，安富贵带着婆娘杨素华，抱着儿子安文，给端坐堂屋正中的秦丰

泰和冯兰芳行了三个鞠躬礼，由杨素华替代儿子喊了三声“干爹”、“干妈”。最后递上封着安文生辰八字的拜帖，外带一套酒水花红。秦丰泰回了干儿子安文新衣一套、鞋袜一双、皮带一条、帽子一顶、“长生牌”水笔一支。

那天差不多半个秦村的人都拥到安富贵家，他们要看这个在娘肚子里待十二个月的娃娃长个啥样。果真与众不同，皮肉白嫩嫩的，眼珠子水灵灵的，不怯生，谁都可以抱，谁逗他都笑。

半个月后，冯兰芳生下了四惠。

四惠是个女娃。

秦丰泰跟安富贵开玩笑说，“老弟，以后安文有出息了，你得看牢他，不准学陈世美哟。”

“哪可能呢？他要敢那样，脊梁骨没长硬实！”安富贵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。

秦丰泰呵呵直乐，他对兄弟伙这个回答很满意，“看来我也得在四惠身上好好下点心思啊，不栽培出来，咋个配搭得上安文呢？”

“是啊，老哥，你看新闻简报里头的领导人，出门都是带着夫人呢。要进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！”

5

在秦村，还没有哪个娃娃是在一岁半之前走路的，通常都是两岁三岁。秦丰泰认为他的干儿子安文会是第一个。

俗话说“十月怀胎”，别家的娃娃有几个在娘肚子里待够了十月？大多八九个月就出来了。安文不简单，整整多出来三四个月。多出来的这三四个月，他不可能闲着啥事不干，一定在长筋骨——

“就像大惠的算术书上说的小红小明摘苹果，小明先到果园，肯定摘得最多，更何况我们这个还是龙胎麒麟子呢？”

“龙胎麒麟子”是秦丰泰发明的词，安富贵喜欢得很。两个老伙计在一起三句话离不开安文。每当活路做累了或者受了队长的气，他们就会憧憬二十年后的时光。二十年后，安文已经长大，肯定不在秦村，他会在爱城，住高楼，坐藤椅，手底下管的地盘起码有三四个土镇那么大，没准整个爱城都是他说了算。他会和四惠完婚，在饭馆里办酒桌，他会开着大客车来秦村接亲戚朋友去吃酒，酒席上都是爱城的头面人物……

“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是老太爷了，该坐着享福了。看哪个龟儿子还瞧不起我们？”安富贵说。

“是啊。那时候我们坐在砖楼里，喝着丰收酒，吃着卤猪头。那些吼我们训我们的龟儿子们呢？”秦丰泰看看安富贵，呵呵一乐，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拉着太阳过西山！”

杨素华不满意他们老是拿安文说事，说娃娃不能夸，“自夸没人爱，残花没人戴”。冯兰芳也说他们两个过于了，“好人怕夸，坏人怕扒”。娃娃小时候本来都“狗娃”、“牛娃”叫贱名，偏偏就给安文叫大名，还逢人就夸，夸出的话也大，比天比地的……也不怕别人听了笑话。

“屎克郎夸娃香，刺猪子夸娃光。我夸我的娃，还怕人笑话？他们想笑，就让他们笑去吧。”安富贵满不在乎。

“自家的娃娃自家不夸，还指望别人？人家都恨不得把我们打倒再踩上一只脚呢！”秦丰泰帮腔。

两个女人看着两个男人，心头虽然恼，嘴里却没话。说啥呢？从早忙到晚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穿着夏衣愁冬衣……还不准过过嘴瘾，打打精神牙祭？说说安文的未来，那多少也是个希望啊。

谁曾想安文满周岁不久，就开始害病。先是拉稀，随后高烧，土镇医院住了几回，都不见好转。秦丰泰起先还安慰安富贵两口子，说些“吉人自有天相”的话，眼见安文病怏怏的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到后来气息奄奄了，他也开始着急了，要带安文去北县找他的丈母娘。安富贵觉得这次不比上次，拖儿带母，山高路远又没车没钱，万一遇点麻烦，娃娃哪里经受得住。

还是冯兰芳给了个主意。说既然药石无功，就证明那病来得蹊跷，多半“撞上了啥”，她建议去找个下阴司的看看，该请神请神，该送鬼送鬼。

东打听西打听，五道河朱老太婆会走阴。朱老太婆接过安富贵奉上的鸡公，只叫他干坐一旁，一脸的不乐意。坐了一阵，来个女人，自称朱老太婆的侄女加弟子，她出言不讳地跟安富贵说礼信太轻，开不起“法台”。安富贵连声叫表姐，慌忙掏口袋，摸了两块钱两斤粮票，恭恭敬敬送到朱老太婆手上，老太婆皱巴得像坨干腌菜的脸上才有了点喜色。

迟迟不见开坛，安富贵悄声问朱表姐怎么回事。朱表姐说现在还不赶，都没睡，得夜深人静，万一被告了，最轻也要手捧香炉头戴高帽，游街游村。

世代以来，乡村的人们遇到灾祸不断、久病不愈、家事不顺，都会去找端公，或者干脆就找走阴司的人，请求帮忙下个阴司，走趟阴差，从神灵那里问清缘由。如果恶鬼作祟，要么请端公驱赶恶鬼，要么由下阴司的人帮忙跟恶鬼直接达成协议，请恶鬼远离，不再滋扰。如果是灾祸疾患来自神灵惩处，就问清缘由，赶紧悔改。神灵都是通达的，有怜悯心肠的，如果诚心悔改并且做出保证，再虔诚地敬奉些东西，神灵自会豁达地予以宽恕，从此家道太平。

后来解放了，破除封建迷信，对于端公和走阴司的人，一旦发现，就弄去开群众大会批斗，跪瓦渣子，吊鸭儿鳊水，泼狗血，喝尿，或者像朱表姐说的那样手捧香炉头戴高帽，游街游村，边走边吆喝，“我是神婆子，专门骗人钱财，罪该万死……”如果一犯再犯，就属屡教不改，该坐班房。

安富贵可是看见过咋个对付走阴司的人，他不好再催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，苦等。

等到半夜，朱老太婆开始做法了。轻手轻脚，慢慢吞吞，光是拜东西南北上下六方神灵，就差不多用了三个时辰。终于下到阴司里，开始陆续把诸神的话往外带，咿咿呀呀。安富贵根本听不懂，好在朱表姐负责翻译——

“你的儿子并没啥，只是生了娃娃没去敬祖宗，得罪了家神。”

“我敬了啊。”安富贵觉得委屈。他的确是敬了，安文生下来的第三天，他就洗了个澡，换了干净衣裳，先在家敬了祖宗，又去坟前敬了父母、爷爷奶奶、祖爷爷祖奶奶……然后敬土地，敬完土地敬桥神，敬完桥神敬路神。不管敬哪一个，他磕的都是响头，作的是长揖，供品除了祷头，还有雄鸡、糖果、纸烟，酒是上好的丰收酒，香烛钱纸烧了一背篋。

“你家的家神小气，嫌你礼数没做够。回去后得重新敬，爷爷奶奶无衣穿，你的父母少金银，记得烧一些去。底下跟上头一样乱。烧的纸衣裳和钱纸，记得在上头写上收的人的名字和生庚与卒辰，免遭霸占和抢争。”

安富贵一一答应，说回去就赶紧办。

“还有，你这个娃娃本是给魁神磨墨的童儿，贪耍不听话，被魁神一脚踹下尘。魁神啥时候觉得他灾难受够了，就啥时候收他回天庭……”

“他想收回就收回啊？”安富贵心头直打战。

“是呐。魁神就是魁星，统管天下功名，权力比主席还要大的，想弄哪样就弄哪样……”

“总该等他把我们养老送终了才说收回去嘛！”安富贵都要哭了。

“他是来受难的。早回天庭早享福。”

“锤子呢……”安富贵嘀咕了句，他摸着胸口，只觉胸口冰凉。

“给他找个拜寄保一下嘛。”朱表姐帮忙递话道。

只见朱老太婆坚决地摆摆脑壳，咕咕噜噜唱了一阵。朱表姐翻译出来说，干爹干妈本是雨棚棚，干儿干女本是嫩苗苗，太阳来了遮一下，暴雨来了挡一下。但是这个娃儿呢命里带剋，是个火把把，哪个靠近哪个挨烧，运气好的起燎泡，运气不好一把灰。

安富贵倒吸口凉气，心想这要是给秦丰泰晓得了，不给吓瘫也怕肠子要悔青。

“有法禳改么？”安富贵摸摸口袋里，还有几块钱，“既然仙师都说到这里了，就请帮忙禳改一下嘛。”

朱表姐凑到朱老太婆耳朵边，大声将安富贵的话重复了一遍。朱老太婆咿咿呀呀唱了几句。朱表姐翻译说，说要改的话，得做很大的法事，今天不行，另找时间。